

# 我祖父的 Tapung ( 李嶼山 ) 事件：尖石鄉耆老口述歷史與 Lmuhuw 吟唱之互文意義

劉柳書琴\*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Tapung ( 李嶼山 ) 事件，發生於 1911 -1913 年。筆者於 2020 年以「我祖父的李嶼山事件」為題對 10 位耆老進行訪談，確認他們對於此事件的定義是「戰爭」。本文援引雷蒙德·威廉斯的感覺結構概念，使尖石鄉人遭受戰爭創傷的感覺得以被分析，讓主體史觀呈現。本文搭建口述歷史和 Lmuhuw 吟唱互釋的架構，累積尖石鄉的記憶文本。首先歸納整起事件的過程；其次分析記憶錨點 (memory anchors)、語義特徵 (semantic feature) 和肢體語言 (body language)。文中介紹 Lmuhuw 吟唱的重點及其價值，從中得知口頭傳統 (oral tradition) 保存了泰雅族的抵抗史觀、限制性視野 (limited point of view) 和創傷記憶，其對話目的在於慰藉祖靈及教育子孫，藉以呈現當代族人的歷史反思。

關鍵字：隘勇線、集體記憶、感覺結構、泰雅族、口述傳統

---

\* E-mail: wakenlily@yahoo.com.tw  
投稿日期：2022 年 12 月 25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3 年 6 月 14 日

## 一、前言：研究背景、目的與訪談設計

2012 年 Lmuhuw 被列為文化部文資局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物件，是文化部、教育部、原民會政策扶助下，泰雅族文化復振的重要指標之一。<sup>1</sup> 泰雅口述傳統保存的經典案例，為 2013 年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委託執行為期四年的「林明福泰雅口述傳統 Lmuhuw 傳習計畫」。該計畫是政府部門首次以 Lmuhuw 國寶藝師為中心，兼顧保存者和傳習者之主體觀點及能動性，對原住民族無形文化資產進行的保護措施（曾麗芬 2017：5-39）。Lmuhuw 成為重點保護對象，顯示它在原住民族精神文化中的地位。2015 年文化部調查各縣市文化資產保存者，並從文化行政的角度研擬保護方案。

泰雅族文化復振的指標之二，為 2014 年實驗教育三法的通過，2017 年尖石國中、嘉興國小、尖石國小、新樂國小、桃山國小發起「新竹縣 Tnunan 泰雅族實驗教育學校聯盟」，響應臺中市博屋瑪國小比令·亞布（Pilin Yapu'）校長之泰雅教育學主張。2019 年後，以原住民族學校傳遞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之理念獲得實踐，使得調查、研究和教案研發成為當務之急。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積極關注相關動向，在泰雅口傳方面，2019 年曾在田埔部落召開口述傳統審議會，透過耆老現場演示，了解教會及地方團體保存工作的進展。在李嶼山事件史蹟劃設及文資價值評估方面，則

<sup>1</sup> 2012 年 8 月，經文化部審議，將「泰雅口述傳統」列為「重要傳統藝術」，林明福為文化保存者，爾後文化部推動修法，「口述傳統」受到國家法定保護，視為我國重要的無形文化資產之一。

從 2020 年起召開多次諮詢會議，並以研究計畫案的方式鼓勵族人調查研議。<sup>2</sup> 本文為響應文資保存、史蹟劃設及民族教育課程研發之需求，以泰雅族重大歷史事件為主題，記錄尖石鄉耆老有關 Tapung 事件的家族故事與 Lmuhuw 吟唱，觀察其記憶錨點（memory anchors）、語義特徵（semantic feature）和肢體語言（body language），讓歷史創傷的感覺得以被分析。筆者由尖石鄉原住民文化館賴清美策展員（Sabi' Batu'，泰雅族）陪同，依循研究倫理申請程序，在 2020 年 1 月到 7 月進入鄉內，訪談主題為「我祖父的 Tapung 事件」，問題採用半結構式設計，受訪者共 10 人，講述內容製成訪談稿，便是本文分析的資料。

李嶼山（rgyax Tapung），位於桃園市與新竹縣交界，是復興區與尖石鄉的分水嶺。李嶼山事件，泰雅族簡稱為 Tapung 事件。事隔 110 年，我們重新了解這個事件是因為——它是泰雅族為阻擋日殖政府之隘勇線前進政策，和軍警、隘勇組成的討伐隊，在高海拔山區展開的廣域對抗。該事件泛指 1911 年 8 月到 1913 年 9 月臺灣總督府從攻占李嶼山，到鎮壓馬里光群（Mrqwang）、基那吉群（Mknazi'）及部分霞喀羅群（Skaru'）的一系列討伐。這個強烈衝擊北臺灣泰雅族的事件，族人長期未掌握話語權，故而筆者希望以口述歷史和 Lmuhuw 吟唱挖掘事件記憶，增加不同形式的記憶文本。

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1960 年代由文化研究學者 Raymond Williams（2008：136-139）提出，用以區別觀念層次的概念、思想、世界觀、社會意識或意識形態，也與形式凝固的傳統有別，指現實

2 相關計畫參見，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新竹縣尖石 Tapung 事件史蹟基礎調查研究」專業服務案，計畫主持人羅恩加，協同主持人林嘉男。執行單位為識野環境資源顧問有限公司，執行期程 2021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3 年 6 月 22 日。

實踐中的特殊感覺（feeling）與氛圍，以及人們在一定時期再現和經驗該感覺的方式。Williams 強調：感覺結構如同時代精神（Zeitgeist/spirit of the age）般難以捉摸，不是弗洛姆（Erich Fromm）所謂的社會性格，也不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說的文化模式。感覺結構，在 Williams 闡述文化的三定義（理想定義、文獻定義、社會定義）時，被歸類於「文化的社會定義」範疇，認為「文化」是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特殊感覺會表現在藝術與知識中，也包含在制度與日常行為的某些意義與價值內。

感覺結構非屬個人，是社群或世代特有並共同享有。他者（局外人）想要了解某地的感覺結構，「必須竭盡所能地利用記錄文化，來重新攫取感覺結構」，舉凡藝術、建築、流行風尚、書寫性的作品等物質證據，都能展現「當活生生的見證者沉默之時，直接呈現於我們眼前的生活」。不過，無論記錄文化如何完整，僅能讓我們「大致接近」具有獨特感覺結構的「被活出的文化（lived culture）」（Smith 2008：216-217）。記錄文化的優勢與限制，恰足以說明本文為何要以尖石鄉族人的口頭講述及一息尚存的口傳吟唱，取代文獻研究法，作為提供臺灣大眾了解 Tapung 事件集體記憶的路徑。那是因為：

第一，口述歷史與口傳文本，更貼近受訪者傳統的溝通表達文化。Tapung 事件的研究始自 1976 年，學者楊緒賢（1976：87-95）以殖民文獻為主的歷史分析法，首度重構了事件輪廓。時隔 50 年，我們該如何讓戒嚴體制下無法自主發聲的族群現身？感覺結構中的語義特徵分析，提供一種可能（Williams 2008：143-144）。相對於撰述，事件後裔講說時的個人語彙、時代用語、意在言外的情緒，乃至肢體語言，在這些感

覺凝固為文字性、論述性的主導結構之前，保留了更多當地人的情感與思維。Tapung 事件雖在 1970 年代被納入臺灣史視野，漢人抗日史觀卻忽略了山地戰爭及底層原民的差異經驗，這正是訪談法必要的原因。

第二，「原地讀史」的生態總體觀，有助於了解山地戰爭。原地讀史，由尖石鄉出身的泰雅族學者官大偉所提出。2019 年他將 2003 年完成的 Tapung 事件調查報告增補出版為專書，書中前半部解析殖民文獻，指出臺灣北部山地被日本政府給定的空間角色和經濟功能，藉此說明 Tapung 事件爆發與林業拓殖、樟腦原料、國際市場之邏輯關係；後半部訪錄事件「子代」後裔的集體記憶（官大偉 2019：23-24）。這本書綜合文獻法和訪談法，首次呈現泰雅族對此事件的觀點，其核心論點指出：Tapung 事件之系列戰役，從生態歷史學的角度觀之，泰雅族與殖民政府的土地觀念嚴重相剋，部落尚以各自的 Gaga'（律法規範）進行資源的利用與分配，對漢人墾民和日警治理的反抗，皆出於資源衝突和生存爭鬥。因為游獵游耕的生產型態需要廣大空間，對於土地森林崇敬的泛靈信仰，亦與現代國家的資本主義消費邏輯相違甚大（官大偉 2019：105）。泰雅族蜂起出草，多年獻身不對等的戰事，此不尋常的出草可與神話中人口壓力的意涵連結，但並非單純的文化行為，是有計畫地連結我群反抗入侵者的戰爭行為（官大偉 2019：106）。官大偉從全球經濟下的樟腦市場、理蕃戰爭、生死存亡的資源競爭，對李崧山事件進行闡述，筆者則偏重受訪者的集體記憶、感覺結構和教育傳承理念。官大偉以「李崧山事件」的中性名詞作為書名，但在並置的族語書名及正文論述裡，將此事定位為戰爭（pintriqan），這種帶有重層語義的表述法，即牽涉了本文關注的感覺結構。

在事隔百餘年後，透過孫代後裔了解長輩面對事件的感覺結構，是否可能？依據 Williams (2000: 131) 的觀點，特定經驗社群 (community of experience) 僅憑生活共同特點即可一覽無遺的感覺結構，唯有透過社會化與生活經驗去獲得。以此證諸過去僅限於當地人或參戰者後裔家族內部「口口相傳」的話語，則可發現特定記憶世代透過講唱行為再現共同經驗時，得以形成局外人體驗該社群感覺結構的契機。

記憶錨點 (memory anchors)，常用於討論集體記憶的場合，指某個時刻附著在物體和空間上的心理錨點，其續後的曝光將引導記憶主體在精神上回到放置錨點的那一刻 (Ch'ng 2022: 532-533)。語義特徵 (semantic feature)，為語彙意義上所具有的特徵，如同動物外表上的特徵，是否具有尾巴、斑點或條紋等 (林昕柔、鍾曉芳 2021: 127-151)。

對於近代以前無文字的泰雅族而言，口述歷史及口述傳統 Lmuhw，富含族群現代性體驗和社會潛規則，兩者採集之後可成為相互詮釋的文本。歸納口述歷史的記憶錨點和語義特徵，再與文本空白 (blank of text) 甚多的 Lmuhw 文本相互詮釋，可以得知口頭傳統 (oral tradition) 傳承了哪些泰雅族參戰者的史觀、視點和創傷。

「我祖父的 Tapung 事件」訪談操作：一、擬定題綱邀請受訪人概述家族世系，受訪者基本資料，參見附件一。二、針對祖代或父代參與事件的經歷進行講述；三、視能力與意願，邀請對講述內容進行 Lmuhw 吟唱。四、將口述歷史初稿比對文獻、地圖、老照片，釐清空間位置與地緣戰略，歸納記憶錨點，分析語義特徵。五、2020 年 1 月至 2 月初訪，同年 3 月至 7 月補訪。

Tapung 事件後，多數家族奉命移往前山，少部分接受官方期許的角色獲准留居後山。10 位受訪者目前散居各村，祖先來自馬里光群、基那吉群和卡奧灣群 (Mkgogan)。他們都屬於事件的孫代，出生於 1940-1963 年間，無日語教育經驗，記憶內容出自父輩轉述，半數以上受訪者聽過祖代親口講述。1945 年以前出生者 3 位；1946 至 1960 年間出生者 5 位；1960 年以後出生者 2 位。由於受訪者絕大多數在 65-80 歲之間，幼年曾與祖父共同生活，且參戰者為青、中、壯年不等之混齡梯隊，故累計記憶資訊長達百餘年。

## 二、尖石鄉耆老口中的 Tapung 事件

本節歸納耆老記憶中的父祖輩傳述內容，性質上屬於家族內部的交往記憶。透過歸納法得知當地人對此事件的記憶，集中在起因、經過（攻守同盟、游擊戰、火攻與狼煙戰術、全族皆兵）、議和落幕三個面向，以下依序介紹：

### (一) 起因

有 5 位耆老述及起因，第一種說法認為與「理蕃五年計劃」有關。

日本人入山後想治理泰雅族，卻用隘勇線包圍，沒收我們視如生命的槍枝，又時常做出不禮貌的舉動，使得長輩十分反感。Mkgogan 打仗 (Pintriqan Mkgogan) 烽煙四起，族人知道存亡迫在眉睫，積極應戰。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族人不好戰、不

求戰，也都明白這是敵我懸殊的長期戰，會帶來巨大的破壞和犧牲。（馬賽·穌隆 2020）

馬賽·穌隆講述時刻意放低音量，語氣含蓄，態度謹慎。他強調：「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族人不好戰、不求戰，都明白這是敵我懸殊的作戰，會帶來巨大的破壞和犧牲」。他指出祖父傳述此事時「點到為止」的立場：「泰雅族叫戰爭 pintriqan，是合理的 qmhzyaw（抵抗）和 hmtuy（阻擋），事後遵守不對子孫誇耀殺戮細節的 Gaga'。老人家不多說，不希望後代蒙上陰影，被仇恨吞噬。然而時移事往，族人漸不知曉，我今作為頭目，認為此事子孫不可遺忘（laxi zyungi'）」。

第二種說法：日本人濫砍樟樹、原始林，破壞生物和泛靈的棲地，引發不滿。

森林和土地是祖先留給我們的，也是動物植物生長繁衍的地方，是值得敬畏的，但日本人入山一心想要樟腦（rkhus），製腦（kblayan rkhus）的小寮一個個出現。樟腦可以做很多東西，包括火藥。長輩們說，當時日本參加很多世界大戰，樟腦就成為目標。山上還有紅檜和扁柏，送回日本可以建神社，因此堅持要把李嶼山攻下來。（阿棟·優帕司 2020）

第三種說法：常來山上作買賣的客家人捎來口信，引發部落恐慌。

事件爆發前，上山的客家挑夫多次說：「Gipun hetay（日本軍



隊)和 Gipun kinsat (日本警察隊)，不久就要上山，打算把泰雅族全部殺死丟進大鍋 (tebali') 裡煮。」長輩們聽到格外氣憤，仇日情緒蔓延開來。後來只要有入山的日本人，不管是隘勇還是工程隊 (pkbalay tuqiy) 一律殺死，並搶走他們的配槍。(黃未吉 2020)

李嶼山事件發生前就有客家人警告馬里光社族人，警察隊馬上就要從大溪、宜蘭、尖石進山圍剿 (lbwan) 了。客家人還提供槍枝、彈藥給一些部落的頭目，頭目們就把武器分配到每戶家裡，認真擬定封山作戰計畫。大家知道的 Tapung 事件有四次大對決 (yaya' pintriqan)，分別發生在李嶼山、太田山、馬里光部落和基那吉部落，前三次日本人都受到打擊。(尤命·哈用 2020)

曾祖父曾經從客家挑夫口中，打聽到日軍有入山滅族的計畫。凶訊很快傳開，後山部落的反應尤其大。當時很多部落都流傳「帶著太陽帽的軍人要入山進行屠殺，將族人丟進油鍋裡煮」的說法。(江瑞乾 2020)

綜合三人的口述，客家挑夫與族人互動頻繁，是後山部落獲得外界訊息的重要管道。江瑞乾則提到謠言何深入人心：

早期老祖先的「射日」神話，這時也變成了「抗日」的預言。

早在事件前，日本政府用隘勇線（pinhluyan qhut）封鎖前山的部落以後，鹽和山產的交易沒有了，不滿之情暗潮洶湧。在生死交關的情勢下，任何流言蜚語都顯得格外真實。八五山、李嶼山那邊開始修隘勇線以後，後山部落禁不住滅族的壓力和恐慌，決定先發制人，襲擊入山的討伐隊。日方便拉起通電網作為防護牆，並招募隘勇（ay-yong）和人夫（sehu），很多客家人進來修路、挖壕溝（qmihuy haga' t'qingan），雙方劍拔弩張，戰事全面升級。（江瑞乾 2020）

從復興區的 Balung（中巴陵部落）嫁到 Ulay（宇抬/烏來部落）的黃招甘女士，屬於卡奧灣群。她與丈夫黃未吉一同受訪，不斷點頭贊同先生所言，並補充一段前山親友通風報信的往事：

我出嫁前聽爸爸說，事發之前住在 Krapay 的親戚，曾走獵路來通知說日軍入山了。祖父和部落男人很快就外出，到下游的部落去支援（mbbiq qba'），大家團結（msqutux），但最後我們還是被包圍了。斷糧之後，他們想了很多辦法，其中一個就搬碎石集成堆，用藤條綁住，遠遠看見幫日軍做補給的客家挑夫進來，就扯動藤條讓石頭滾下去。補給隊受到驚嚇，貨物掉落山谷，族人再找機會下去撿。我們要的是物資，因此傷亡不多。（黃招甘 2020）

黃招甘講起被圍困時的存活之道，難為情地搗起嘴巴笑道：「長輩們很

辛苦但也很聰明」。部落之間素有互通情報、同族馳援的運作，有交易往來的挑夫也會通風報信，販售槍彈。耆老們說挑夫有的基於同仇敵愾，有的別有用心，有的後來變成日軍的挑夫，族人也漸漸半信半疑。

根據學者（藤井志津枝 1997：291）研究，原漢聯合抗日確實存在，客家人扮演了一定角色。<sup>3</sup> 誠如 Williams（2008：143-144）指出：社會雖有既存的主導結構，但也有仍在變動、融解、流動的邊緣部分——感覺結構即屬此類。戰火延燒下，原客兩族不再共享早年建立的信任，主導結構變化，無法辨識對方真實意圖，素來交往的關係也就產生了閹限。

事件後裔有關起因的集體記憶，集中在「理蕃計劃」、流言與證實、槍枝來源三個方面，族人直接承受「理蕃計劃」帶來的隘勇線封鎖、圍剿、砲擊、收槍、勞役、資源掠奪，但激起行動的關鍵是挑夫的傳言、親戚的證實，以及客家商販提供的槍枝彈藥。語義特徵包括：Gipun he-tay 日軍、Gipun kinsat 日警、ay-yong 隘勇、qnawal ka qnhu 通電鐵絲網、pkbalay tuqiy 工程隊、qmihuy haga' tlqingan 挖壕溝、sehu 人夫、lbwan 圍剿、msqutux 團結，指向隘勇線前進政策的一系列關鍵字。記憶錨點包括：rknus 樟樹、Mkgogan 社、Krapay 社、挑夫、隘勇線、帶著太陽帽的軍人、大鍋煮等。口述者再現的感覺結構，是對合理防禦的強調，以及對現代戰爭、異族入侵的恐懼，以及交易停頓、必要物資缺乏的斷糧焦灼。面對此一未曾有的歷史情境，各個部落出現了攻守結盟的共識，以及全族皆兵的行動。

3 當部落被隘勇線包圍時，山腳接壤地區的漢人即成為唯一消息來源。

## （二）經過

後山族人並非杞人憂天，1907 年基那吉群、馬里光群都曾參與枕頭山戰役：

馬里光地區第一次派出突襲隊，是因為下游親戚傳出求救的口信，說日軍揚言要在一個月內拿下枕頭山，後來花了兩個月半。我祖父他們是中游的部落，馬上下去支援，帶著約 50 位勇士攻上枕頭山，據說殺死了一百多人，有日本警察，也有客家 ay-yong（隘勇）。（尤命·哈用 2020）

尤命耆老的祖父帶族人前往支援角板山方面的姻親。達利·貝夫宜也提到：祖父的第一場戰役是去支援大豹社（Ncaq），第二場是枕頭山事件，第三場包括巴陵社（Balung）、卡拉社（Kara'）、馬告社（Makaw）的戰鬥，都是為了支援血族。（達利·貝夫宜）日軍謹記枕頭山一役的輕敵之痛，積極加強壕溝、碉堡等設施，馬賽·穌隆也說道：

當時日軍在山上興建了一個發號司令中心（sska' ka pwahan nha' ke'），上頭架設了幾個瞭望臺，監控四野的一舉一動。堡壘內有各式各樣的槍砲，外圍也搭通電的鐵絲網（qnawal ka qnhut），使得泰雅族遲遲無法攻破。（馬賽·穌隆 2020）

李金水的祖輩從粟園遷徙到 Sbaqi（西堡溪社）超過五代，他說曾

祖父曾參與李嶼山之役，Sbaqi 社被迫歸順之後被官方指派為頭目，但是他常告訴年幼的孫兒被徵調勞役的痛苦。李金水憶及祖父，不禁潸然淚下：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祖父一遍一遍告訴我。Sbaqi 山腳下來了一千多個日本人，往山頂建步道、壕溝、砲臺，有些是他們修的，有的是強迫我們祖先作苦力修的。當時哪有工具，都是用雙手去搬、扒、挖。現在芝生毛臺步道還看得到祖父牽著我、告訴我的那些土臺和砌石，我每次回山上看見了都還會流淚。那是誰造的？當然是我的祖先他們用汗和血去造的啊！祖父說，Sbaqi 砲臺可以射到河對岸的泰崗、養老，最後族人只好表面歸順（wal mktuqiy），找機會反抗了。（李金水 2020）

李金水指出，日本人為獲得戰略要地 Hbun Tunan（秀巒／控溪），奇襲 Sbaqi 部落，強迫當地人趕建陣地，以便向上游推進。黃未吉則指出從控溪啟始的這條基那吉線，是官方銜接卡奧灣線、馬里光線的最後一次深進，目的是要綏服與卡奧灣群、大崙坎前山群和馬里光群聲氣相通的基那吉群：

李嶼山事件的前一年，日本警察隊在 Mkgogan 的部落修隘勇線（pinhluyan qhut），山頂的巴陵砲臺（haga' Tayhuw na Balung）對準馬里光溪（今玉峰溪）上游。我們在 Mkgogan 有親戚，馬上就選出 20 位勇猛的人，包含我祖父和我爸爸在內，馬里光的部落以叔公為首，組織一個游擊隊去幫忙。基那吉那

邊的部落也出動了。（黃未吉 2020）

### 1. 攻守同盟

1911 年李嶼山線推進時，Mkgogan 群及其下游的 msbtunux（大料崁前山群）已被壓制，因此攻守同盟的網絡萎縮，只剩馬里光群與基那吉群唇齒相依。達利牧師和江瑞乾提到：

李嶼山事件我們叫 Tapung 戰爭（Pintriqan kya Rgyax Tapung），從大豹社事件到李嶼山事件，十幾年間整條流域的族人一直很團結。日軍擅長陣地戰（mtciriq sa haga'），他們移防到下一個部落，族人就通報下一批部落去攻擊，各部落間輪流派員，用游擊戰（kinnbang pciriq）造成敵人不少死傷。參加作戰的人都是各部落一時之選，不只要勇氣過人，還要熟悉環境，矯健靈活，才有辦法去打日本人。（達利·貝夫宜 2020）

1912 年泰崗部落由我曾祖父 Kila' Buyong 帶頭，將周遭部落聯合起來商量、抵抗（qmhzyaw），沒多久砲火就籠罩整個基那吉群的家園，警察和軍隊多路進來包圍。……。李嶼山事件對我們是空前的災難，攻守同盟的網絡很快就從相鄰部落（qutux phaban）的合作，擴大到整條流域（qutux llyung）。這個命運與共的網絡，持續十幾年，到此才被瓦解。（江瑞乾 2020）

泰雅族攻守同盟的特點如下：血親和姻親部落、大漢溪流域的地緣戰略、

掌握環境優勢的戰鬥者、部落之間完善的通報系統、分批輪攻、相互支援的原則。除了攻守同盟的總指揮，部落戰士聽命於各自的指揮，分進合擊：

攻守同盟時每個部落由一到兩位勇士指揮。當時，從大鎮西堡派出的勇士由我祖父 Batu' Syat 指揮，泰崗方面由 Kila' Buyong 指揮，馬里光方面由 Botu' Pehu' 指揮，秀巒方面由 Kila' Buyong 指揮，田埔方面由 Tali' Behuy 指揮。族人稱這些不怕死、和敵人拼死活的勇士為 ngarux na 'Tayal，意思是「像黑熊般勇猛的泰雅人」。（達利·貝夫宜 2020）

## 2. 泰雅的游擊戰：突襲與伏擊

三位受訪者談起馬里光群的光榮戰役，是 1911-1912 年間的幾次突襲：

李嶼山事件的第一波戰爭，從 1911 年夏天開始。馬里光和基那吉的精銳，趁敵人還在布署時先發制人（glelungun 'mpux），攻進營地殺人奪槍，以逸待勞在山頂殲滅緊急上來支援的部隊。那一次日方死傷慘重，決心大動作討伐周邊的泰雅部落。太田山砲臺，就是紀念那次戰死的指揮官。（尤命·哈用 2020）

叔公 Botu' Pehu' 利用夜半起濃霧（krahu' yulung）的時候，帶

人潛去蓋好不久的李嶼山碉堡。當時沒有石牆，一陣槍林彈雨（yan qwalax qu qengay），有的解決熟睡的敵人，有的搶彈藥。最後帶回 600 多發子彈，在現在馬里光基督長老教會那邊分給各戶，提高部落的戰力。（黃未吉 2020）

我祖父 Batu' Temu' 參與過最大戰役（yaya' na pintriqan），是颱風造成李嶼山本部及沿線的設施、電網、電話癱瘓那次。他們跟很多部落一起攻上太田山陣地，搶武器、引爆砲臺火藥、推落河谷。（徐榮春 2020）

黃未吉的頭目祖父 Batu' Pehu' 擔任總指揮、叔公（尤命·哈用的祖父）帶頭實際作戰，與基那吉群同盟，善用天候生態優勢，使他們搶到彈藥並將砲臺推落河谷，成為族人迄今津津樂道的大捷。官大偉（2019：71、81-83）書中曾述及，父代報導人也有相關回憶。

泰雅人的戰略是制敵機先，趁機充實部落彈藥，再以連日連夜的埋伏追蹤、精確的游擊戰，持續騷擾：

颱風（sbehuy）過後二、三週，敵人過河之後開始蓋碉堡。日本人占領（yehakun）制高點以後，白天難以接近，只能趁天未亮前去，殺掉幾個清早起來上廁所的敵人，檢走武器，就這樣用心理戰騷擾。（尤命·哈用 2020）

泰雅族以空間換取時間，以敵人的武器回擊敵人。但 1912 年 12 月以後形勢改變，李嶼山、太田山、馬美、巴斯、烏來山等制高點設置砲臺，



族人只能伺機伏擊，或騷擾落單者。

### 3. 「火」攻和狼煙戰術

在戰爭白熱化的 1912 年秋冬之際，泰雅人除了游擊戰也兼用火攻：

最後想出一個妙計，將開花的茅草燒起來（mtlom），沒多久日軍營地就被濃煙遮蔽，狙擊手看不見東西。祖父看見一位像指揮官（mrhuw na Gipun）的人，一個箭步上前就砍下頭顱。再交手時，日軍也以火攻還擊，但他們灑上石油，火勢很大，最後發生了激烈的肉搏戰。（馬賽·蘇隆 2020）

除了火攻之外，狼煙誘敵也讓日軍疲於奔命：

煙（heluq），也是誘餌。青少年在山頭偵查，一旦發現工程隊，就會趁守備隊熟睡之際在附近升火，破曉前摸黑離開。修路的客家工人發覺炊煙竄升，誤以為族人在那群聚便通知守備隊砲擊。砲煙和巨響反而成為各部落集結的信號。大家依約往山腳潛伏，等砲擊結束，守備隊放鬆用餐時，再同步攻擊（siptnaqiy lmuhw），搶走他們的槍。（江瑞乾 2020）

日方以炊煙研判目標卻被反利用，待發現是無效攻擊時，各部落早已利用砲聲作暗號，集體進攻。在這場科技、資源與人數懸殊的戰爭中，泰雅人不冒進，交替使用狙擊、火攻、狼煙、誘敵等，與侵略者對峙。

### 4. 人員分工

達利牧師、范坤松、江瑞乾、徐榮春都提到「全族皆兵」的歷史。青壯年負責戰鬥，少年擔任運輸與通訊，配合生產糧食的老人與婦孺，將糧食補給到前線。家族中有四人參加過戰役的達利牧師說道：

隘勇線延長到後山時，我祖父 Batu' Syat 36 歲，帶著我伯公 Yabu' Siyat、叔公 Liyok Siyat 和我爸 Behey Batu' 去打日本人。祖父說，他常常帶頭突破隘勇線，由地勢低的地方往上跳，越過高處的電網潛入線內破壞電網，讓族人進入。

那時我爸 13 歲，還不會用槍，只帶了刀。但因為幫大人搗敵首，獲得文面（ptasan）的資格，上額紋了一豎，下巴沒有，那必須殺死敵人才可以。祖父則因為在肉搏戰（mtsbing qba'）中十分頑強，被日本人記住，稱為 yan utux，意即「像鬼一樣的人」。事件結束後，祖父還被日本人要求去抽血化驗。（達利·貝夫宜 2020）

達利·貝夫宜追憶家族參戰人物，指出抗日者獲得准許文面的肯定，其他四位則提到長輩在少年少女時代擔任的支援角色：

Tapung 事件打了好幾年，我們基那吉群堅持不繳槍（ini' swal wayal galan ppatus）、不聽從（ini' swal mung ke'）、不投降（ini' swal lmeliq qba'），抵抗到最後。主力以男人為主，老人、婦女和小孩則幫忙補給。當時我祖父 10 歲，還是一個少年，負

責搯地瓜，跟著他的爺爺 Kumu' 和奶奶一起去送糧食。他們都是走安全的高地，祖先遷徙的路徑，從秀巒爬上山頂，沿著稜線走到田埔，再爬上 Rupi（魯壁），之後沿著稜線一直走，就能到 Tapung。他們說這是 pkraw rmuruw，就是「相互支援」的意思。（阿棟·優帕司 2020）

婦人是穩定部落的角色，也負責貯備糧食（smliy nniqun）。頭目（mrhuw）留守或親自帶領作戰的都有。通常由幾位善戰的人一起領導，挑選作戰者，還要選跑得快的青少年，來回供應前線需要的東西。我祖父當時就是「送便當」的。由於青少年是族群延續的希望，因此不會讓他們待在前線。勇士也是精神導師，教年輕人熟悉戰場、做好任務，也會講笑話提振士氣（plwax squ qpzing）。（江瑞乾 2020）

我的祖先數百年來生活在 1,600-1,700 公尺的高地，堪耐大自然的洗禮，祖父 Tachus 活到 108 歲，祖母 110 歲。祖父從李埔遷到那羅以後，是四代宗親的大家長，但和基那吉群混居以後，不再統理部落事務。一般由男性決定的物種、節氣、收成時間，他也交給祖母全權打理。這是因為祖母從李嶼山事件開始，擔任後勤，練出好身手，後來又跟日本人、客家人學到一些。（頂定·巴顏 2021）

當時我祖父 15 歲，因為年紀小負責送便當、連絡（pkkayal）。

所謂的「便當」，好的話也不過是芋頭、地瓜、鹽、一小塊山肉而已。祖父會趁夜晚摸黑跑到前線族人休息的樹林或山洞送食物，再把口信帶回給頭目 Batu' Pehu' 研判，安排人力、支援物品，也通知婦女做好保護和農作。（徐榮春 2020）

Tapung 事件是至少三條隘勇線推進圍剿下，激起的聯合反抗。在地家族有關事件經過的集體記憶，集中在以寡擊眾的光榮戰役、流域性的攻守同盟、高山戰爭與生態戰略、戰時部落生活等方面：

一、大戰與大捷：族人難以忘懷的四波大戰（yaya' na pintriqan）為 1911 年李嶼山戰役（Pintriqan kya rgyax Tapung）、1912 年太田山戰役（Pintriqan rgyax Maqaw，馬告山戰役）、1912 年馬里光戰役（Pintriqan Mrqwang）、1913 年基那吉戰役（Pintriqan Mknazi'）。大捷出現在 1911-1912 年兩線推進期間：1、1911 年李嶼山線前進期間（1911.8.1-1911.9.31）的某次有效反擊；2、1912 年 9 月，泰雅族多群聯合，利用颱風天發動反攻的李嶼山礮堡攻防戰；3、1912 年 9 月到 11 月太田山戰役中的幾次成功狙擊。後兩次皆在馬里光線前進期間（1912.9.24-12.17）。

二、攻守同盟：1907 年枕頭山之役至 1910 年卡奧灣之役期間，是部落同盟上升到流域同盟的階段；1911 年李嶼山之役至 1913 年基那吉之役期間，是流域同盟從有效反抗的高峰到漸次瓦解的過程。

三、戰時領袖與游擊戰術：頭目與善戰者共同領導，制定「後勤支援前線」的一套戰略。日軍採正面戰及陣地戰，泰雅族採狙擊戰，結合火攻、狼煙、騷擾、風雨霜雪等生態及地理優勢。

四、戰時生活：作戰人員依年齡分工，中壯年為攻擊主力，少年擔任通訊補給員，並輔助婦女生產糧食。後勤生產由老弱婦孺擔當，婦女為主力。老人擔任物資補給嚮導，少年協助，循安全的獵道、遷徙道、稜線前進。

詞意特徵包括：sska ka pwahan nha ke' 司令部、haga' Tayhuw na Balung 巴陵砲臺、haga' Tayhuw na Tapung 李嶼山砲臺、glelungun 'mpux 先發制人、qutux phaban 部落攻守同盟、qutux llyung 流域攻守同盟、qmhzyaw 抵抗、hmtuy 阻擋、rmaw rmuru 支援、smliy nniqun 貯備糧食、ptasan 文面等。在語言中表露無遺的一系列關鍵字，得知族人將此事件理解為戰爭（pintriqan）。

記憶錨點有三類：首先，正如李金水耆老所言「那些土臺和砌石，我每次回山上看見了都還會流淚」，隘勇線上的司令部、監督所、砲臺位址、銃口遺構、土臺、砌石、駁坎、礙子，是強烈的有形錨點。第二，是族人敬仰的作戰領袖，亦即抗日英雄，譬如 Batu' Syat、Kila' Buyong、Tali' Behuy、Batu' Pehu'、Botu' Pehu' 等，包含戰士獲得的文面記號，還有被客家學者記上一筆的犧牲領袖（林柏燕 2010：273）。<sup>4</sup> 第三，是留存在泰雅語中的新造詞彙，譬如 mrhuw na Gipun 指揮官、teyurang 手榴彈、mtsbing qba' 肉搏戰、mtcirq sa haga' 陣地戰、kinnbang pciriq 游擊戰、siptnaqiy lmuhuw 同步攻擊、yan qwalax qu qengay 槍林彈雨、glelungun 'mpux 先發制人，則是戰時動員之後留下的無形錨點。

誠如 Williams（2013：50-56）所言：研究過去時最難把握的，是對於某個特定地方和時代的生活性質的感覺。然而正是憑藉感覺所發揮的

4 次丹仲耳瓦斯（田埔社）、高戈諾斯（田埔社）、桃雅火恰巴（秀巒社）、由剛諾命（巴拖兒社）。

作用，各種行動、思考和生活才能結成一體。歸納泰雅游擊戰、全族皆兵、攻守同盟等口述重點，可以梳理出如下一些情緒、氛圍、精神和立場：ini' swal wayal galan ppatus 不繳槍、ini' ptkuqiy 不聽話、ini' alax sa sinrxan 不放棄、ini' swal lmeliq qba' 不投降、ini' swal mung ke' 不聽從。無論是 ngarux na 'Tayal 像黑熊般勇猛的泰雅人，或 yan utux 像鬼一樣的人，正足以顯示泰雅部落在戰爭高峰期「決一死戰」的感覺結構。

### （三）議和與落幕

1912年12月馬里光隘勇線推進完成後，多個砲臺形成犄角之勢，1913年6-7月基那吉隘勇線推進完成，軍隊進駐，封鎖部落，要求歸順，繳出所有槍枝。馬里光、基那吉兩群的日常採集和農事停頓，在斷糧和砲擊壓力下陸續繳槍停火。1913年9月官方宣布桃園、新竹方面的討伐完成，馬里光群、基那吉群及部分霞喀羅群「歸順」。對於殖民政府這種負面定義，尤命耆老、徐榮春等人都反對，並說明官方當時許多軟硬兼施的操作，以及族人忍辱負重的考量：

因為馬里光抵抗激烈，日軍決定在部落北面的烏來山頂設砲臺。馬里光遭到無情轟擊 (tmahun nya' smbu')，山河震動 (syuy kwara' rgyax)。有些被瞄準的部落棄村逃向深山，附近部落也陸續順從，最後剩下抵抗最激烈、犧牲最慘重的我們堅持不投降。日軍突然改變態度，提出談判，並請角板山 (rgyax Sb-tunux) 那邊我們的姻親，帶小米、衣服、地瓜、鹹魚、罐頭前來，當時部落的糧食已成問題，族人被封鎖生死茫茫，外面的

親戚前來探望很感動，這個方法很有效。……頭目聽從建議，為了大家活下去，忍痛接受議和。（尤命·哈用 2020）

砲臺對族人最大的影響，是懼怕（mngungu'）和憤怒（t'uqu'），不是直接造成傷亡；是封鎖了山間工作和生活的動線，讓我們無法耕種、狩獵、收割和辦祭典，生產秩序和生活作息整個被打亂了。（徐榮春 2020）

兩位馬里光群的受訪者提到：日方一邊加強火力，一邊示好，主動提出議和。火力壓迫下部落同盟瓦解，分為主戰和主和兩派，基那吉方面的情况也同樣：

日軍對曾祖父與他兩個弟弟厭惡極了（kinqihan），強迫他們挖地牢囚禁自己。一個只能容納三個人的深坑，用竹子封住洞口讓他們動彈不得，但他們不願甘休，連夜用雙手挖掘壁土，鬆動土中固定蓋板的柱子，再頂開覆蓋，屏氣爬出。稍有閃失就會死在日軍槍口下，因此三人耐心等待時機，趁士兵熟睡，一口氣從洞中竄出，合力襲殺六名看守，攜帶家眷連夜逃亡。（江瑞乾 2020）

江瑞乾的祖輩帶領家族數代人，趁夜脫逃到霞喀羅群深山的白石社三、四年。1917年才試探性地分段遷返，確定日警不再追究以後，返回泰崗重建家園。他認為，曾祖父和他的兒子們保全了抵抗的尊嚴，歷經兩、

三代的努力，江家才走出李峽山事件的陰影。

日軍進駐各部落後第一要務為收槍，懲治少數反抗派，之後日趨懷柔。達利·貝夫宜也提到日軍議和之初的一場「鴻門宴」：

1913年，日本的「和平軍」從宜蘭的棲蘭山，沿著鴛鴦湖古道進來。立刻就占領了武備弱的塔克金社，接著占領司馬庫斯，目標是對付強大的泰崗社和鎮西堡社。日軍第一次求和時，駐營在司馬庫斯山上的 rgyax Snuring，邀請鎮西堡的代表過去。頭目研判日軍極可能見到交手過的泰雅人氣憤難平，失控就殺掉，那麼部落會馬上陷入危險。因此決定派些不曾交手的人陪著耆老過去。……到了營地，他們看見軍警數量驚人，但日本人熱情招待他們吃喝，也就放鬆戒備了。沒想到，席間突然被一頓暴打，日本人說是想起死去的同胞心裡很痛（qmtqit inlungan）的緣故。代表們被放回後，告訴祖父和頭目說，日軍無心和解，欺騙（mtqrw）泰雅人，必須出草（mgaga'）。沒多久日軍就派員來說「這是意外」，送米、鹽、味噌和醬油來，一再允諾會給族人「好生活」。頭目只接受了鹽和米，因為族人認為醬油是泰雅戰士的血（ramu'）做的，味噌則摻了日軍的大便（quci'）。部落分裂為主戰和主和兩派，直到日本人宣布不會完全沒收槍枝，刀也不必交出，可以打獵，才達成停戰（mhngaw mtciriq）共識。（達利·貝夫宜 2020）

達利·貝夫宜強調鎮西堡社沒有投降，是日方「求和」，歸順儀式被族



人理解為「和解儀式」，之後官方拉攏部落的工作也不順利。尤命·哈用也曾提到，日警曾有意籠絡 Ulay 社頭目 Batu' Pehu'，讓其長子擔任警察，遭頭目拒絕。仇日情緒無法平息的年輕人，甚至出草報復。徐榮春提到一段誘殺往事：

1913 年部落大頭目 Batu' 不得不接受官廳停戰的協議，但是我祖父痛恨日本人，不甘願就此罷休，於是找了兩個跟他同樣厭惡日本人的年輕人，一個是我堂哥他爸爸 Temu' Batu'，一個是徐榮春校長的祖父 Batu' Temu'。他們祕密安排了誘殺 (smqru kmut) 日警兒子的計畫。由青年出面邀約巡查兒子晚上去射魚，趁其不備在河邊報復 (kbzih)。(尤命·哈用 2020)

頭目被迫停戰、交槍，但初生之犢的我祖父和頭目的兒子 Temu' Batu' 以及他堂弟卻憤恨難平。17 歲、16 歲、15 歲的他們，就設局接近 Ulay 社巡查的兒子。邀約晚上去河邊射魚，趁機殺人棄屍。巡查得知兒子被做掉 (wal kblayun)，大為震怒要求立即交出凶手，血債血還。頭目心知是自己長子幹的，又是對入侵者合理的制裁 (mgaga')，便抱著被嚴懲也不低頭的覺悟，無意談判 (ini' swal mpkal)。被拒絕的巡查悲恨至極，但官廳高層不希望好不容易達成的和解破裂，雙方陷入僵局，後來還是巡查飲恨，族人暗喜在心。(徐榮春 2020)

事發第一時間，三位起事者便在頭目 Batu' Pehu' 指示下，連夜逃到司馬

庫斯的深山，該社不僅協助藏匿，還將少女嫁給其中一位「抗日勇士」。為了平息這場風波，最後頭目接受官廳要求，將么女和次子作人質，送交日本警官撫養，男孩被栽培為日警，女孩長大後嫁給部落的勢力者。

1912年12月馬里科灣隘勇線推進完成後，馬里光群遭壓制，基那吉群孤掌難鳴，後山的抗日力道減弱。1913年9月兩群停戰，有關這最後半年的抵抗，在地家族的集體記憶包括：1、部落為何接受議和；2、官方的策略；3、議和的過程。

在這項訪談中，與和解經過有關的語義特徵包括：ini' swal mpkal 無意談判、mhngaw mtciriq 停戰、sbalay 和解、smqru kmut 誘殺、kbzih 報復等。記憶錨點包含：rgyax Sbtunux 角板山、Smangus 司馬庫斯、ramu' 血（醬油）、mstanux 大便（味增）、qmihuy haga' tlqingan 挖壕溝、誘殺日警之子事件等。

從中能夠察覺族人由憤怒、懼怕、出草到冷靜研判情勢、忍辱負重的感覺層次：tmahun nya' smbu' 無情轟擊、syuy kwara' rgyax 山河震動、pspung qu rngu' nya' pkhwah 摧毀的力量無以倫比、t'uqu' 憤怒、mngungu' 懼怕、kinsqihan 厭惡極了、tqrgun nha' qu Tayal ta' 欺騙泰雅人、siki musa' mgaga' 必須出草、qmtqit inlungan 心裡很痛、pinhkngyan sa qnihutx 艱苦的足跡、plwax squ qpzing 樹立典範等。

口述者再現了與官方截然不同的感覺結構——泰雅族是合理迎戰，也是自主停戰。族人沒有投降，出擊或停戰都是基於族群永續的考量，目標是儘快回歸正常的生活與生產。因此當官方容許有條件使用槍枝，而提出與泰雅族和解（sbalay）概念相似的議和時，各部落便陸續接受了。

儘管如此，連年對峙，餘恨難平，族人的地理優勢如故，治理不易，導致官方發起下一波「集團移住」和「分而治之」的對策。誠如傅琪貽（1997：238、249）所言，原住民的抵抗是保衛家園和領土的正當防衛。Tapung 事件結束後，總督府威撫兼用，先以「埋石儀式」要求繳槍、禁止復仇，遵守「歸順誓約」，後又要求服從「官命」遷移到前山易治理之地。對此傅琪貽（1997：293）批判道：「日方這種強迫離鄉背井，將原住民從其鄉土和傳統文化加以隔離的徹底歸順政策，……顯然是以武力強制手段，從根本上消滅原住民固有的一切。」

### 三、悼念長眠李嶼山的祖先英靈： Lmuhuw 中的歷史教誡

參戰後裔口述時有不矜誇的 *Gaga'*，那麼透過 *Lmuhuw* 口傳，這個事件又呈現出怎樣的感覺結構呢？

*Lmuhuw* 是「穿」、「引」之意，包括口白和吟唱兩種。有如針路的陽線與陰線，傳述者選用隱喻和深奧語，講述一事並賦予教誨。有基本的敘事形制和程式，唱腔與修辭則可自由變化。透過雙人、多人或單人吟唱，將遷徙史、家系、史事、社群規約代代相傳。最早記錄見於 1918 年佐山融吉《蕃族調查報告書》，余錦福在 2008 年定義為「泰雅族的口述傳統與口唱史詩」（余錦福 2008：31-63，2018：37-60）。

在今日的尖石鄉，泰雅族的 *Gaga'* 仍有一定效力。大約到 1970 年以前，在祭典、嫁娶、和解、談判、講述家系源流等場合，仍可見到 *Gaga'* 透過 *Lmuhuw* 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在泰雅族使用拼音文字以前，

Lmuhuw 就是最重要的記錄系統，現在只剩下極少數耆老具有能力，包含本次受訪時吟唱的四位。以下，簡介泰雅耆老對 Lmuhuw 的觀點。

堪稱尖石鄉吟詩人的范坤松（Lesa' Behuy）指出「泰雅族過去沒有文字，現在有羅馬字了，也無法完全傳達我們語言的妙味」，他特別重視 Lmuhuw 的風雅溝通功能：

過去當部落發生問題，雙方長者會圍坐著火堆，拿出自釀的酒，一邊 Lmuhuw 一邊調解，Lmuhuw 就是溝通的橋樑。又比方說，我家孩子在別的部落有悅意的對象了，家長絕不能魯莽地跑去說：「你的孩子嫁到我家吧！」，必定要透過 Lmuhuw 表達。（范坤松 2020）

五峰鄉族人黑帶·巴彥（Hitay Payan）長年致力於泰雅文化的傳承，他說 Lmuhuw 是「半明半暗」的話語，有如縫衣時的穿針引線：「隱喻，有如陰線，因看不見而充滿想像，但只要以明言連貫，便能讓人們體會話中寓意。」（黑帶·巴彥 2020）他強調 Lmuhuw 是詩的語言，點綴著古奧語，流露「老人之言」的悠遠，以及「祖訓歌謠」的權威性：

有如漢文中的國風，Lmuhuw 就是泰雅族的文言文。老人家在對話時，就會出現那些文言文。一定要從頭到尾聽完，無法中間擷取會意，也不是懂得泰雅語就聽得懂 Lmuhuw。（黑帶·巴彥 2020）

至於情境，他指出有祭儀、議事、議婚等嚴肅場合，也有情感交流的輕鬆場合：「有要事或平常烤火時，在老人的對話間，很容易出現這種吟唱。各種情境，表現不一，基本特徵是雙關，幽默則非必要。」（黑帶·巴彥 2020）他還指出，Lmuhuw 對唱的過程也是一種「智慧的較量」。常見男性尊長你來我往，少由女性擔綱，年輕人也不易勝任。

在祖訓主題的 Lmuhuw 吟唱中，遷徙史是最重要的主題。吟唱者透過發祥地、遷徙宣告、覓地擇居、新的領域疆界、姻親關係、通婚、亂倫禁忌及其他 Gaga' 規範，進行各群各部落血脈親疏的源流教育。大崙坎群、馬里光群、基那吉群的祖訓歌謠，都會娓娓道出遷徙祖、路線、分散點、新部落位置，強調大漢流域的泰雅族「係出同源」，要友好團結，相互通婚，「不可用厚木板、荊棘隔絕彼此」等等。

嘉興國小徐榮春（Makus Suyan）校長，重視 Lmuhuw 的民族教育與社群凝聚功能。他說：「Lmuhuw 用在徵詢和宣告，是社會溝通的重要過程，用在祭典則加強了文化傳承和群體認同。」隨著口傳文化的式微，連聽懂都不容易，除了深奧語之外，還有尊卑表現，像是「容我抓著你的衣襟一角」、「立在你的屋簷底下」等謙遜語，而對方可能答以「樹枝」、「河床的石頭」等機智隱喻。他解釋 Lmuhuw 用於多種社交場合，會因時代環境、社會氛圍、對手素養而變化修辭，營造不同感覺，如果不明白文化隱喻，就會誤解對方意思。接著他舉出一例：「Maytaq qhzi'」直譯是「刺酒杯」，令人摸不著頭緒。泰雅族提親需要好幾回合，唯獨最後一次女方答應時才會取出酒杯，盛情款待。「Maytaq」是「刺」，同時有「直達」的意思。提親者不用「商量」，而說「直達酒杯」，著墨的是男方家庭的決心和態度，表示「最高的慎重」（劉柳書

琴 2021：116-117）。

徐校長的祖父很少對他談論 Tapung 事件，倒是常用 Lmuhuw 吟唱，讓他留下深層的泰雅記憶。「祖父很愛唱 Lmuhuw，在山上工作或外地出入時，只要遇到親戚朋友就會唱。……自然會講到李嶼山事件的過往。祖父他們大多是在回憶打仗時的共同經歷，或當時的一些事件。」（徐榮春 2020）從祖父的吟唱中自然薰染，使徐榮春對於 Lmuhuw 特別有感情。他提倡透過校園祭儀進行活化，讓下一代體驗口傳文化，並在校園內實踐。目前尖石鄉、五峰鄉都有耆老進入校園吟唱 Lmuhuw，也有小學生在公開場合練習吟唱。以下試舉兩首 Lmuhuw 觀察在社區和學校不同情境，耆老如何以 Lmuhuw 傳達他們對 Tapung 事件的定位及教育意義，溝通的對象為誰？

### （一）遙念 Tapung 事件捍衛泰雅家園的祖父們（緣起、正唱）

以下是在玉峰村宇抬部落採錄的對唱，兩位耆老以手蘸酒點灑，獻給祖靈與神祇，再小口啜飲。堂兄黃未吉開場，堂弟尤命·哈用回應，先說明吟唱緣起，接著進入正唱。

〈緣起〉開啟塵封的家族記憶，黃未吉率先以族語吟唱下列內容：「今天教授邀請我倆 Lmuhuw，請容許我們堂兄弟，執起酒杯向祖先敬上一杯。哪怕我們只能獻出祖先的萬分之一（galaw ta' qutux~ ru cikay ta' qutux qu nbkis ta' han），也請妳在最短時間帶回去。為免孩子們聽不懂，我儘量言簡意賅，請為學生們帶去這最重要的話語。」尤命回應：「啾~開始吧！兄弟~我也希望後代知道完整真相（Tapung 事件），因

此始終把祖先的腳印放在心，我們怎能不好好教給子孫呢？我和哥哥有同樣的使命呀！」

兩位表現出吟唱者謙遜的 *Gaga'*，說明他們希望這段歷史被記錄下來，希望後代記取祖先精神，接著尤命耆老開始吟唱：

口述／吟唱：尤命·哈用（1948 生，Mrqwang 群）

採錄時間：2020 年 1 月 19 日

族語記錄：張國隆（Buya' Bawnay）

華語文本：筆者

sm'inu' squ llkawtas rngu' nha' mlahang squ rhzyal ta'

pux~ lkotas Batu'! lkotas Nawi'! lkotas Botu'!

snbil su' sami' laqi'~

wal myan keran papak, minlahang sa hbun na Bilaq,

nway ki wah~ ana si say nanu'~

zywaw qani, nyux maku' baqun inlungan,

ini' ta' qhqihul qnxan mwah hmiriq rhzyal ta' ita' Mrqwang

musa' ta' smyuk uzi ki wah!

soni' la~ ana simu wal m'abi',

sami' laqi' kinbahan, iyat myan zngyan hway 'buk mamu,

kblaq myan mqyanux ki wah!

kwara' kinbahan qani inbleqaw myan mssi' inlungan,

glgay myan rapal su' lkotas.  
nway ana yasa nanak,  
ulung su' simu thuyay sami mqyanux soni',  
lelaqi', kwara' qu kinbahan misu qani~  
hazi' na wal nha' zngyan,  
talagay~ memaw msbuq roziq...  
gaga' ta' 'Tayal ke' ta' 'Tayal wal ungat kwara' lki wah!  
nway la~ ki wah~ mslokah,  
aki nha' baqun kwara' qu pin'aras llyu na hmali' ki!  
wah!

遙敬李嶼山事件捍衛泰雅家園之祖父們（正唱）

啾~先祖 Batu'、Nawi'、Botu'！  
我們是您們留下的子孫啊~  
您們耳提面命、浴血守護玉峰家園的往事，  
我們都牢記在心念念不忘~  
情非不得已，深深慚愧，  
馬里光的領土遭受侵犯，  
我們不得不回擊！  
今日您們雖已長眠，  
子孫不會忘記您們艱苦守護土地，  
讓我們安身立命。



我們會記取這種精神，  
 努力追隨您們的腳蹤。  
 我僅能略表一二，  
 卻感激您們抵禦外侮使我們安居樂業。  
 子孫啊，現在的子孫啊～  
 似乎已忘記（祖先的歷史），  
 唉！想來就讓人流淚，  
 泰雅的 gaga'，泰雅的语言，也幾近消失了！  
 但我們會再接再厲，  
 讓子孫明瞭祖先舌梢的智慧！  
 哇！

尤命耆老獨吟，在發語詞「破」之後，以四段啓白，表明家系與思念心情。首先，感謝開墾和守護馬里光的一切祖先，特別追懷帶領族人北遷的三大祖先。其次，憐惜父祖們在事件中的犧牲，肯定合理防禦。第三，感謝祖先讓子孫有安身立命的家園，子孫們會相親相愛。第四，請祖先饒恕遺忘古訓和泰雅語的一些後代，承諾自己會努力讓祖先的話傳下去。

尤命耆老的吟唱採用深情的慢板，內容由祈請祖先、簡述史事、感念祖先、垂訓子孫、自我鞭策構成，不講述戰爭。與口述歷史的差異在於更著重憐惜和感謝，溝通對象是泰雅祖靈和事件英靈，旁及敵靈，訪談者是其次。吟唱者表現出對不可見的靈（utux）的臨在感、對受難者的感同身受，以及對敵人再三釋放仇恨怨念的和解精神。

在這首追思弔亡的短篇吟唱裡，rapar（腳蹤）是關鍵詞，原指祖先遷徙開拓的足跡，在此轉喻為保家護土的精神典範。「情非得已，深深慚愧」一語，隱含對戰歿雙方的弔慰，與其口述歷史內容相互呼應：

祖父說，日軍到烏來山第一件事是挖濠溝，他和幾十個族人從側翼潛上去突擊。族人射中掩堡內的手榴彈，引發一連串爆炸和哀嚎，趁敵人向外逃竄的時候解決了一群。但第三天凌晨就有幾十位敢死隊摸黑來攻，掩堡被他們奪回。緊接著將近兩個月，槍戰、手榴彈、砲擊、肉搏戰沒有停過，雙方都死很多人，真的是腥風血雨。看見烏來山，就會想到祖父他們的辛苦。（尤命·哈用 2020）

相對於族人避言殺戮的內斂立場，此役官方記錄以日俄戰爭比擬，不自覺對殖民地人民流露討伐異族的國際戰爭觀點。1912年11月20日「永井部隊聯絡恢復如舊」一節寫道：烏來山地勢險峻，猶如旅順的金州南山。我方30位突擊隊誓死勇士，堪與日俄戰爭的「白禪隊」匹敵。若能奪回實屬僥倖，倘使敵蕃抵抗，則我方必全滅於不利險峰之中。當日山田、佐藤、永井、和田、岡本部隊多路夾擊，經歷殊死格鬥，上至分隊長、巡查等死傷多人，終於占領烏來山高地，夜間敵蕃多面攻來，銳勢不減。我方隔日速設臼砲一門於山頂（入澤滲 1922：244-246）。

## （二）悼念長眠李嶼山的祖先英靈

口述／吟唱：達利·貝夫宜（1940年-2020年，Mknazi'群）

採錄者：高文良（Yabu' Silan）

採錄時間：2020年06月24日

族語記錄：劉芝芳（Apang Bway）

華語文本：筆者

sin'inu' myan squ kinbkisan nyux m'abi' sa rgyax Tapung

nyux sqa kwara' qu lelaqi' snbil mamu qani,  
 ru sinsi kwara' qu lpyung nyux mwah mluw sami qani,  
 klhangi sami,  
 ru blaq sami mlahang mwah myan qani, ru aring kira' qani ga, blaq  
 mlahang qu 'laqi' qani.  
 kana nbu',  
 ru aki ms'inlungan,  
 ru aki balay mlahang squ rhzyal,  
 mlahang squ qalang,  
 teta' nha' i kana pkyut qu snbil mamu.  
 lkotas kwara' mamu, nyux i wal i m'abi' sqani  
 wal mkramu' sqani, rgyax Tapung wah~.  
 qani ga, pplaw mamu qani,  
 pplaw mamu qani.

悼念長眠於李嶼山上的祖先英靈

（祖先們啊！）這些您們留下的孩子們，  
以及同我們一起來的老師們和親友們，  
請看顧我們，  
使我們今天的到來能平安，  
並從今天開始看顧這些孩子們。  
不讓他們生病，  
讓能夠同心，  
能夠看顧土地，  
看顧部落，  
你們所留下的家園才不會中斷。  
李嶼山啊！已在此沉睡、曾在此流血的祖先們，  
你們的精神與我們同在，  
與我們同在！

這是新樂國小的戶外課程，採用的是口白式的 Lmuhw。2020 年該校為 24 位應屆畢業生舉辦一場別具意義的畢業巡禮，校長帶領登臨位於玉峰村、新樂村交界的李嶼山古堡。被族人視為不祥殺戮地的古堡，在斷垣殘壁間散發敗者的記憶錨點，曾是鄉人不喜進入的所在。儘管外地人的登山客不絕如縷，當地人的創傷猶在，因為不曾有政府清理悼亡，也不曾進行祭儀或教育的補償。

關注到此議題的新樂國小，試圖重述禁錮在「理蕃政策」下充斥死亡與帝國邏輯的 Tapung 事件。師生們首先告慰祖靈，報告來者是「您

們留下的孩子們，以及同我們一起來的老師和親友們」，懇請祖靈「看顧」。接著，透過傳統領域相關的文化教育，形成當地人的感覺結構與Gaga'垂訓，重造兒少主體的歷史理解與心靈安定。這次行動的意義，顯示政治意識形態能夠滲入常民領域，不在理法，而在感覺管理和情感動員；反之，欲解構殖民主義，也必須從感覺結構入手。

〈悼念長眠李嶼山的祖先英靈〉，是師生們爬上海拔 1914 公尺的李嶼山、憑弔祖先多次攻防的古堡遺址時，由秀巒村耆老——達利·貝夫宜牧師進行的口白式 Lmuhuw。李嶼山古堡，曾為隘勇監督所和討伐隊司令部。徒步登臨事件的關鍵現場，師生們真切感覺祖先的足跡。達利牧師首先以 Lmuhuw 提策宗旨，帶領師生獻灑酒水，之後用族語說明為什麼高文良校長要帶大家來這裡。他說：

這個（酒水）是我們給祖靈的分享，祖靈在這裡犧牲了，他們的血流在這裡，而且就犧牲在這裡。（祖先的英靈）可能有回家的，有！回部落的，有！但是沒有回家的也不少。就在這裡！

透過耆老的言傳身教，Tapung 事件的「孫代」，帶領國小師生，體驗超越物質遺留與文字記錄的祖先生命史。類似的史蹟巡禮，尖石鄉多所學校也會結合「山林漁獵」和「社會課程」進行。<sup>5</sup>

時年 80 歲的達利·貝夫宜牧師，多年來往返前、後山擔任泰雅族

5 除了古堡之外，Tapung 事件結束後 Mrqwang 和 Mknazi' 曾因一次狩獵誤殺，引發兩群 7 年的衝突。糾紛經日方挑撥而擴大，最後兩敗俱傷。至 1920 年代後期，官方實行集團移住。移住家族在前山落地生根，但與後山親戚至今依然緊密，而誤殺地點設置的和解廣場也成為民族教育的地點之一。

民族實驗學校的文化老師與顧問。他抱病擔任本次活動，親力親為，鄭重賦予準國中生「泰雅精神」。在這首 *Lmuhuw* 裡，主祭者諄諄教誨孩子們——要記取歷史教訓，看顧祖先們以生命守護的家園。這也是達利牧師過世前幾個月，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的活動。整首口傳簡潔，不過百字，字字表現出其職志——看顧土地、看顧部落、看顧孩子。守護家園與泰雅傳統是主旨，也是達利牧師從事佈道、參與原運、協助泰雅民族教育的一貫理念。

*Lmuhuw* 作為文化記憶的載體，具備了存儲（*speicherung*）、調取（*abrufung*）、傳達（*mitteilung*）的作用（Assmann 2015：51）。在臺灣原住民族中，泰雅族的口傳文化是一種罕見的無形文化資產。*Lmuhuw* 經由儀式展演，結合口述歷史，有效召喚集體記憶成員的感覺結構，刺激新的回憶文化，並在持續流行的文化中，重塑族人的文化認同與感覺結構。尖石鄉的口傳文化日漸危脆，耆老多年未唱而淡忘。然而，於公開場合聚集耆老「重新開口」，互相激發，有助於參與者被這種靈性文化所滋養鼓舞，進而關注這項文化資產的傳承議題。除了「新竹縣 *Tnunan* 泰雅族實驗教育策略聯盟」的 5 校之外，2021 年以後「新竹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的江森主任，也將 *Lmuhuw* 演示列為年度特色加值型指標，持續在縣內部落巡迴辦理，對這項文化資產的保存有正面影響。

感覺結構作為一種方法，有助於闡明特殊生活方式，特別是一種特定文化中或隱或顯的價值。創傷事件形塑的感覺結構，在說與不說之間成為深層文化結構。說，包括直述的語言（口述歷史、小聲講、在火堆光明處講）和隱喻的語言（*Lmuhuw*）。不說，包括不接受訪談、避談、

說得少、潛台詞、不言自明，以及使用非語言的語言（肢體語言、畏懼的表情等）。無論何者，都傳達了孫代的集體觀感。同時，我們也看見什麼是談論此事時，耆老認為不能不說的，包括歷史教訓和 Gaga' 提醒。吟唱者虔敬的身口，顯示其對英靈與祖靈臨在的相信，以及對於戰爭巨大破壞性的畏戒，因此即使文本簡短或語義空白很多，主旨和情感的傳達卻能深刻。

口述歷史與口傳文化，是泰雅族重要的言說形式。兩者在 Tapung 事件記憶上的感覺結構大致相同，但口傳形式修辭簡約古雅，抑揚頓挫之間帶有強烈詩性與情感，除對生者表達，亦重靈界溝通，具有宗教與儀式的功能，因而具神聖性與感染力。口述歷史著重對臺灣社會發聲及重寫歷史；Lmuhw 吟唱則以族人內部為首要對象，目的包括慰藉祖靈及教育子孫。然而，兩種言說以族語、音腔、對話、身體、情境、環境構成不可複製的感覺結構，翻轉了官方史，也補充了圖文資料的不足。非文字的語言，非語言的吟唱，訴諸官能、心理與靈性的溝通。這種溝通環繞著「創傷與和解」的歷史難題，帶有民族情緒和倫理色彩，蘊藏了許多另類現代性的思維。

#### 四、口頭文本與歷史文獻的參照閱讀

本文訪談的 10 位耆老，來自馬里光群、基那吉群、卡奧灣群，祖父居住地為馬里光社、烏來社、李埔社、泰崗社、鎮西堡社、司馬庫斯社，散布於今日尖石鄉的玉峰村和秀巒村。世代上橫跨 1940 年代出生的戰爭世代，到 1960 年代出生的戰後第一代尾段。

相對於大崙坎群遭遇的樟腦戰爭，臺灣總督府以世界市場及母國林木消費為目的之山地經略，不是大漢溪上游尖石鄉人的記憶重點，但外出支援與保境對抗期間，他們充分體驗了現代戰爭的討伐懲治，以及殖民國家的直接治理。在百年後的今日，參戰後裔向公共領域道出家族內部傳述多代的記憶，是希望不要讓祖先保衛土地和家園的真相和精神被遺忘，更是希望所有戰歿者不論敵我，皆能安息。受難後裔透過口述歷史抒解創傷，在族語吟唱中慰靈弔亡，教育民族的下一代，並對多元族群的臺灣公眾發聲。這些看得見或看不見的溝通過程，皆是改寫殖民文獻、扭轉污名的行動。這正是原住民族神話、傳說、口述、吟唱等，口頭文本的價值。

馬里光線的推進，結束於烏來山激戰，之後官方隨即舉辦追悼法會。1912年12月3日，總督府在台北市西本願寺舉行追悼法會，憑弔警部、警部補、巡查、巡查補、隘勇等229位前進隊殉職者。蕃務總長大津麟平祭文如下：「諸士今已攻掠烏來山、馬美山諸險要，不日可搗敵蕃巢窟，功績留在理蕃史上不朽。哀忠臣兮一去不復返，李嶼山巔悲風轉蕭條。願諸英靈，隨法會雲板寶鐸，早得佛果。」龜山警視總長接著致祭：「此次隘勇線推進意外遷延，死傷甚多，係因馬里光群自矜慍悍，糾合同黨，布背水之陣，鼓決死之勇反抗。欲平定實屬不易，然有進死無退生，非敵蕃乞降絕無中止，乃我武士道真髓。……。爾諸士乃義勇奉公死，……，祈英靈安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22：343-344）。

前者著重殉職軍警官員「理蕃功勳不朽」，後者慰藉隘勇諸士「義勇奉公」，不同階級，生前死後的待遇都不相同，此外更有埋骨荒山者。



「有一次我去玉峰三鄰的李埔部落親戚家採箭筍，他家土地上有一片整齊的老墳墓，他們說：『小心！不要踩在日本人頭上喲！』」部落人忌諱，因此另設墓場，不會埋在一起。玉峰大橋附近也有日本人墳墓（*buqul na Gipun*），族人很避諱。」（頂定·巴顏 2021）比對官方文獻與兩種口頭文本，得知參戰雙方對於英靈/敵靈，都心存敬畏。

殖民者在山地戰爭中，也使用了「以蕃制蕃」的手段。1913年2月3日，角板山蕃務官吏駐在所召集馬武督群、卡奧灣群等「歸順部落」的頭目及勢力者施壓：「彼等若再行兇，則是汝等責任。官方會借給各位頭目槍枝和彈藥，以武裝進入彼之巢窟，分析利弊。」官方稱：之後60餘名進入基那吉群和馬里光群部落後質問：「為何到我們的部落殺人越貨恣意抗官，等於污辱我們。」兩群頭目於是道歉：同族相殘祖先不容，將聚集社眾研議歸順（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922：361）。《理蕃誌稿》自曝壓迫手段，反觀尤命耆老的口述「親戚前來探望很感動」、「頭目聽從建議，為了大家活下去，忍痛接受議和」，可知部落之間自有溝通的方式與考量。

官方舉辦追悼法會、壓迫泰雅同族入山勸降之後，便動員大批軍警收槍。《理蕃誌稿》載及鎮西堡社分裂為戰和兩派，但未提「鴻門宴」一事。達利牧師的口述，使我們注意到鎮西堡社、烏來社等長久支援同族的部落，在大漢溪泰雅族保衛戰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以基那吉群為例，共有6社、230戶、630餘人。1913年6月24日，基那吉隘勇線推動之前官方已掌握部落動態：「先前卡奧灣方面隘勇線前進時，與馬里光群共援之。李嶼山方面隘勇線前進時，煽動馬里光群，襲擊太田山方面隘勇線並攻陷之。烏來山方面隘勇線前進時，又與之同

盟，抵禦總計五旬。其後馬里光群多已投降，其仍與未歸順各社結盟，屢屢窺伺隘勇線，加害警備員。不僅如此，更引卡奧灣、馬里光、霞喀羅諸群作亂。」（入澤滲 1922：255）官方深知該群長年支援中下游，掠回火力，充實武備，是流域中唯一未繳械者。這使得日軍一度欲以「鴻門宴」擒拿多年對抗的驍敵，事敗之後派遣塔克金支隊，由弱而強各個擊破，步兵出面執行收槍重任。1913年6月25日至9月5日，鎮西堡社繳出43挺槍枝（村田槍7、毛瑟槍25），在新竹、桃園、宜蘭三廳中數量居冠，幾乎是同樣強盛的烏來社的兩倍。

殖民者進入殖民地時的巡覽（surveillance），挾其優越視角，被觀看者對於觀看者強勢的認知及定位的知識化過程，毫無招架之力（Spurr 1993：13-27）。總督府討伐北部泰雅族時，借助現代科技的調查記錄，是權力更大的巡覽，不僅洞察地理，掌握族群關係、部落人口、壯丁數、槍枝彈藥，事後還進行了區域的重劃、部落的遷移，乃至生產形式的改造。然而猶如燈臺底下最暗處，整個事件之中位居底層的漢人角色反倒模糊不清。

沿山地帶的客家人，在這場山地戰爭中扮演什麼角色呢？迄今研究不多。筆者發現，泰雅語中仍有 *ay-yong*（隘勇）和 *schu*（工人、僱工、師傅）兩詞。由此推測，除了挑夫傳遞日軍動態、客商販賣槍枝之外，隘勇和修路工中也有不少客家人。除了內地人軍警和隘勇之外，討伐、協防、築路、搬運、建築工事、淨山伐木、電線架設，皆需本島人支援。人員編制中以「隘勇」最多，「人夫」其次，「工夫」極少。

1910年桃園廳卡奧灣方面隘勇線前進時，人夫招募困難。討伐隊深進之後，山路險惡，泰雅族反抗猛烈，人夫相繼逃亡，補充不易，使盡

百萬手段，效果不彰。總督府先強令宜蘭廳的保甲供出一定數量，又動用台北廳徵調人力，不料交通中斷，導致數千名隊員陷入飢餓。新竹廳方面，由於輕便鐵道只通行到樹杞林（竹東），物資全賴人夫運至高山，因此徵募困難之情況，有過之無不及（入澤滲 1922：198-214）。

隘勇經常參與作戰、防衛或工事，死傷率極大。以 1912 年太田山戰役為例，摘記如下：自黎明前砲擊馬里光、基那吉兩番及野馬瞰溪的上流。是日，李崧山第一分隊附巡查戶部治吉，率隘勇五名，踏查鐵絲網，受到由線外來的狙擊，隘勇李阿朝受創。岡崎分隊長即刻率領巡查二名、隘勇八名赴援，猛擊敵番退走去。又中園分隊被襲，隘勇一名左胸受重創，巡查影山定之進指揮三名隘勇，以齊射擊潰之。（入澤滲 1922：198-214）記載中，一日之間多次述及隘勇，危難之際被派往第一線支援。此類記錄，在《理蕃誌稿》裡隨處可見。

根據官方統計，馬里光線前進期間，民政局警察本署投入 2363 人，包括前進本部長官、隊長及下列人員：巡查 473 人、巡查補 12 人、隘勇 682 人、人夫 1092 人、工夫 8 人、工手 1 人、職工 51 人、醫員及醫員心得 3 人、護理 4 人、原住民 29 人。（入澤滲 1922：218-221）。最後，戰死 205 名，負傷 288 名，作業中死亡 3 名、傷 38 人，搜索行動中戰死 2 名、戰傷 4 名、作業負傷 4 名。官方只公布巡查以上死亡者姓名 95 人，其餘 110 名未見姓名及職別，但由於參加本次行動的巡查補只有 12 名，可知隘勇、雇工死亡者幾達百人。（入澤滲 1922：252-254）

隘勇線推進完成後，部落治理仍需借助漢人。羅文君（2017：25）指出，1914 年起新竹廳透過官方許可的方式引導漢人與泰雅族簽約，於原漢交往頻繁地帶，以指導耕作的名義實施水田授產。當時在麥樹仁

社和嘉樂社各有 2 戶指導員，主要是客家人，官廳透過農業經濟活動進行同化和緩撫。

黃榮洛和林柏燕等客家研究學者，都曾關注李嶼山事件。黃榮洛（2003）選譯《理蕃誌稿》，林柏燕（2010）則利用李嶼山古堡被指定為縣定古蹟的契機，撰文介紹尖石鄉人積極挖掘真相、重寫歷史的努力，旁及北埔人到梅嘎浪社當隘勇的實例。可惜兩位對客家人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未多著墨。

本文的訪談針對泰雅族，與官大偉教授所做相去 20 年，事件報導人已從第二代遞換到第三代。孫代與父代有不少共同回憶，但孫代的仰望裡，更多了憐惜。他們謹記不矜誇、不渲染、不給後代陰影的「三不」原則，深解戰爭摧毀無數家園，敵我雙方都被奪走許多生命，因此不得張揚。「在訴說作戰過程時，我祖父沒有露出一絲得意的神情。他說戰爭摧毀的力量無以倫比（pspung qu rngu' nya' pkhwah），很多人死去，所以在談論時必須保持嚴肅。」（尤命·哈用 2020）

但是另一方面，黃未吉、馬賽·穌隆、徐榮春則提到，長輩們雖不願回首，但會拿來教導成長中的男孩，因此他們也希望史事被記憶：

小時候我問叔公，打仗這麼恐怖你不怕嗎？叔公反問：「不怕嗎？」又問：「我們為什麼要有槍，為什麼學日本人挖壕溝（qmihuy haga' tliqingan）？」他說：「lkButa' 也是用艱苦的行走（pinhknyan sa qnihul）為子孫做柱子（plwax）啊！」<sup>6</sup>（黃未吉 2020）

6 lkButa' 為泰雅族北遷的帶領者之一，是尖石鄉馬里光群和基那吉群的共同祖先。叔父此言意指：無畏犧牲是為了替子孫立下精神典範，並非不怕。

老人家不多說，不希望後代蒙上陰影，被仇恨吞噬。然而時移事往，族人漸不知曉，我今作為頭目，認為此事子孫不可遺忘（laxi zyungi'）。（馬賽·蘇隆 2020）

黃未吉理解長輩們為了延續族群，冒死立下精神典範。馬賽·蘇隆則在謹遵祖訓之餘，有新的感覺結構和教育立場產生。

本文設計口述歷史與 Lmuhuw 互詮的策略，其結果呼應了 Jan Assmann (2015: 23-24) 將記憶區分為「文化記憶」和「交往記憶」的討論。誠如阿斯曼 (2015: 50) 所言：「在時間層面上表現為節日與日常生活的根本性差異，在社會層面上表現為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精英人群、負責文化記憶的專職人員與群體中一般成員的根本性差異。」從回憶文本到文化記憶，須經專職的承載者負責傳承 (2015: 48)，唯有特別文化身分者才能保存回憶資料，轉為文化記憶，促進流傳。在泰雅社會並非誰都能唱、會唱，吟唱時必須調度傳統知識與倫理，是生命教育的傳遞，也是社會行為的履行，以往須長時間跟在長者身邊薰染，現今更要特別拜師學藝。Lmuhuw 吟唱者，因具備這項文化資本，受他人敬重。本節同時也透過口頭文本與官方文獻的參照，得知各群對此事件的記憶錨點豐富，評價觀點相近，集體記憶的框架已經成形。<sup>7</sup> 不少記憶在殖民文獻中可以找到佐證，但族人的記憶皆足以顛覆帝國的書寫。

7 筆者推測相近的原因如下：一、祖輩都親身參與李崧山戰役；二、受訪者皆長住原鄉（非都市原住民族）；三、一定程度信仰泰雅族 gaga'；四、是尖石鄉民認可傳述此事件的適切人物。五、某些受訪人曾應邀公開講述 Tapung 事件。

## 五、結論

原住民族的無形文化資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應該獲得重視。新竹縣政府研議中的「Tapung 事件史蹟劃設及文資價值評估」，除了範圍與保存項目之外，也應參考泰雅族內斂的抵抗記憶及傳統言教形式。孫代耆老是該事件回憶文化中重要的意見群體，在後人逐漸不知泰雅族保衛戰，或對古蹟、歷史遺跡、紀念碑、日軍墓地仍感畏懼不祥的今日，他們的歷史觀點和感覺結構格外有價值。本文引用 Raymond Williams 的感覺結構概念，希望讓泰雅傳統領域被納入國家治理的創傷得以被梳理，讓主體史觀浮現。

本文中主體言說的兩種方法：口述歷史，以家族故事道出歷史事件記憶錨點；Lmuhuw 則著重情感意象和儀式性；前者清晰描繪歷史輪廓，後者抽象但提供後人 Gaga' 訓喻。不論哪一種言說，受訪者都認為祖先在懸殊武力下果敢的行動，對族群精神產生了深遠影響。祖先雖被迫議和、遷徙，精神上卻守住了對歷史家園的責任，子孫應謹記在心。

口述歷史記憶錨點的歸納、Lmuhuw 的深層文化情感、對外不矜誇的 Gaga'，以及「不得不回擊」、「沒有歸順只有議和」等歷史詮釋，使我們明瞭泰雅族對 Tapung 事件向來有的主體認知。嚴守父祖要求的「和平反戰，永續生存」之立場，是族人對此事件的核心價值。

1986 年鎮西堡、新光兩部落族人聯合抵抗林務局砍伐其傳統領域原始林，喊出「砍一棵樹、償一條命」。2014 年鎮西堡居民又為抵抗盜林事件，舉行「立約設卡，封山護林結盟」。30 多年來，尖石鄉的

生態永續議題一直屹立於全國原住民運動前沿。在 Tapung 事件過去 110 餘年的現在，相關記憶仍透過「孫代」落實在泰雅族實驗教育、友善農業、生態觀光等方面，開展出一種有別於全球化資本主義的「tnunan（緊密編織）」的團結經濟（拉互依·倚畀 2008：64-65）<sup>8</sup>。尖石鄉的泰雅價值主張，究其淵源應與事件激發的抵抗精神，以及過程中強化的對祖先、土地、森林的崇敬思想有關。

創傷事件的感覺結構，無法脫離文化的深層結構而形塑，在本研究裡歷史記憶的傳遞仰賴於「言說的文化」。集體記憶透過口說實踐與文化教育，形成能動性的倫理。尖石鄉族人在歷史創傷清理和主體史觀的建構方面，其努力具有原創性。儘管口說文本累積不易或不可復得，但待到山林文化遺址調查（李嶼山古堡、隘勇線遺址、砲臺遺址等）開展後，物質性的佐證資源將使記憶文化與口傳文化獲得再生產的契機。

謝誌：本文初稿發表於「新竹在地文化與跨域流轉：第五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主辦，2021 年 11 月 12-13 日。初稿發表及投稿期間，承蒙中正大學江寶釵教授講評及兩位期刊匿名審查委員給予寶貴建議，謹此致謝。日文文獻，為筆者自譯。

8 Tnunan 一詞，係司馬庫斯已故領袖 Icyeh Sulun（倚畀·蘇隆）所言：部落的生活靠著在土地上彼此幫助，也就是我們泰雅人說的 Tnunan。Tnunan 源自於 tminun（編織）時之緊密編織；就像追求來日靈魂走向虹橋的祖靈居所，必先在現世努力和所有人做到心靈契合、共食分享、相互關懷、彼此扶持。

## 參考文獻

- 入澤滲編，1922，《生蕃國の今昔》。臺北：成文出版社。
- 尤命·哈用（Yumin Hayung）口述，劉柳書琴訪談，2020年1月18日、2021年2月7日，〈尤命·哈用先生訪談稿〉。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宇抬（Ulay）部落。
-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1922，《理蕃誌稿 第二卷》，二版。臺北：南天書局。
- 江瑞乾（HOLA' Yumin）口述，劉柳書琴、賴清美訪談，2020年1月19日、2020年3月20日，〈江瑞乾先生訪談稿〉。新竹縣竹東車站、尖石鄉嘉樂教會。
- 余錦福，2008，〈泰雅族 Qwas Lmuhuw 即興吟唱下的歌詞與音樂思維〉。《臺灣音樂研究》6：31-63。
- 余錦福，2018，〈在音樂中聆聽彼此：泰雅族 qwas Lmuhuw 歌者「聽唱行為模式」之觀察〉。《玉山神學院學報》25：37-60。
- 李金水（Temu' Kumay）口述，劉柳書琴訪談，2020年2月11日，〈李金水先生訪談稿〉。新竹縣尖石鄉義興村馬胎（Mkmatuy）部落。
- 官大偉，2019，《李嶼山事件》。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
- 拉互依·倚峇（Lahuy Icyeh），2008，《是誰在講什麼樣的知識？Smangus 部落主體性建構與地方知識實踐》。靜宜大學生態學所碩士論文。
- 林昕柔、鍾曉芳，2021，〈「忙」的語義特徵及認知概念：以語料庫



語言學及語義側重為架構之研究〉。《語文與國際研究》26：127-151。

林柏燕，2010，《前進李嶼山》。新竹：竹縣文化局。

阿棟·優帕司 (Atung Yupas) 口述，劉柳書琴、賴清美訪談，2019年12月17日、2020年2月21日、4月15日，〈阿棟·優帕司先生訪談稿〉。新竹縣竹東鎮自宅、尖石鄉新樂國小、嘉興國小義興分班。

范坤松 (Lesu' Behuy) 口述，劉柳書琴訪談，2020年7月13日，〈范坤松先生訪談稿〉。新竹縣尖石鄉比麟部落。

徐榮春 (Makus Suyan) 口述，劉柳書琴訪談，2020年2月11日、4月11日，〈徐榮春先生訪談稿〉，新竹縣尖石鄉新樂村自宅、嘉樂村嘉興國小。

馬賽·穌隆 (Masay Sulung) 口述，劉柳書琴、賴清美訪談，2020年1月19日，〈馬賽·穌隆先生訪談稿〉。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司馬庫斯 (Smangus) 部落。

頂定·巴顏 (Tingting Payan) 口述，劉柳書琴訪談，2021年4月24日、5月20日，〈頂定·巴顏先生訪談稿〉。秀巒村芝生毛臺 (Sbaqi) 古道。

曾麗芬，2017，〈泰雅族口述傳統的傳承：以「林明福泰雅口述傳統 Lmuhw 傳習計畫」為例〉。《民族學界》40：5-39。

黃未吉 (Sozi' Temu') 口述，劉柳書琴、賴清美訪談，2020年1月18日、2021年2月7日，〈黃未吉先生訪談稿〉。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宇拾 (Ulay) 部落。

- 黃招甘 (Yasuko) 口述，劉柳書琴、賴清美訪談，2020 年 1 月 18 日、2021 年 2 月 7 日，〈黃招甘女士訪談稿〉。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宇抬 (Ulay) 部落。
- 黃榮洛，2003，〈李嶼山方面前進記 (明治四十四年，1911)〉。《新竹文獻》13：48-57。
- 黑帶·巴彥 (Hitay Payan) 口述，劉柳書琴訪談，2020，〈黑帶·巴彥耆老訪談稿〉 (未公開)。新竹縣尖石鄉嘉興國小義興分校。
- 楊緒賢，1976，〈李嶼山抗日史蹟調查〉。《臺灣文獻》27 (4)：87-95。
- 達利·貝夫宜 (Tali' Behuy) 口述，劉柳書琴訪談，2020 年 6 月 1 日、2020 年 7 月 4 日，〈達利·貝夫宜先生訪談稿〉。新竹縣立尖石國小 (今葛菘拜民族實驗小學)。
- 劉柳書琴，2021，《尖石鄉前山部落史日文文獻及泰雅族 Lmuhuw 文本研讀計畫 (2020.07-2021.08)》。臺北：科技部人社中心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報告。
- 羅文君，2017，《山地鄉的平地客家人：以新竹縣尖石鄉前山地區客家住民之經濟活動為核心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
- 藤井志津枝，1997，《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臺北：文英堂。
- Ch'ng, Eugene, 2022, "Virtual Environments as Memory Anchors." Pp 532-533 in *Visual Heritage: Digital Approaches in Heritage Science*, edited by Ch'ng, Eugene et al. Switzerland: Springer Cham.
- Spurr, David ed., 1993, *The Rhetoric of Empire: Colonial Discourse in Jour-*

*nalism, Travel Writing, 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Assmann, Jan (揚·阿斯曼) 著，金壽福、黃曉晨譯，2015，《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北京大學。

Smith, Philip (菲力普·史密斯) 著，林宗德譯，2008，《文化理論面貌導讀》。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Williams, Raymond (雷蒙德·威廉斯) 著，王爾勃、周莉譯，2008，《馬克思主義與文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_\_\_\_\_ 著、趙國新譯，2000，〈文化分析〉，收錄於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_\_\_\_\_ 著、倪偉譯，2013，《漫長的革命》。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附件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出生年 所屬語族	訪談地點 訪談時間	祖父所屬部落 移住時間地點
黃未吉 Sozi' Temu'	1940 年生 Mrqwang	玉峰村宇抬部落 2020.1.18、2021.2.7	宇抬部落 (Ulay) 獲准不移住
黃招甘 Yasuko	1941 年生 Mkgogan	玉峰村宇抬部落 2020.1.18、2021.2.7	桃園市復興區華陵里 中巴陵部落 (Balung)
達利·貝夫宜 Tali' Behuy	1940-2020 Mknazi'	秀巒村新光部落 2020.6.01、2020.7.4	鎮西堡部落 (Cinsbu') 1920 年代移住馬胎社 (Mkmatuy)
范坤松 Lesa' Behuy	1945 年生 Mknazi'	錦屏村比麟部落 2020.7.13	鎮西堡部落 (Cinsbu') 1920 年代移住比麟社 (Piling)
李金水 Temu' Kumay	1947 年生 Mknazi'	義興村馬胎部落 2020.2.11	原居西堡溪社 (Sbaqi)，1931 年移 住馬胎社，1946 年遷回秀巒村控溪 (Hbun Tunan)，1955 年二度遷居 馬胎社。
尤命·哈用 Yumin Hayung	1948 年生 Mrqwang	玉峰村宇抬部落 2020.1.18、2021.2.7	玉峰村宇抬部落 (Ulay) 獲准不移住
阿棟·優帕司 Atung Yupas	1954 年生 Mknazi'	尖石鄉新樂國小 2019.12.17、 2020.2.21、2020.4.15	鎮西堡部落 (Cinsbu') 1920 年代移住比麟社 (Piling)
馬賽·穌隆 Masay Sulung	1960 年生 Mrqwang	玉峰村司馬庫斯部落 2020.1.19	玉峰村司馬庫斯部落 (Smangus)， 1940 年代移住鳥嘴社 (Cyocuy)
江瑞乾 Hola' Yumin	1960 年生 Mknazi'	竹東鎮臺鐵車站 2020.1.19、2020.3.20	原居泰崗社 (Thyakan)，1913 年流 亡白石社 (Sakayachin)，1917 年 返回泰崗，不移住。
徐榮春 Makus Suyan	1963 年生 Mrqwang	新樂村水田部落 2020.2.11、2020.4.11	宇抬部落 (Ulay) 1920 年代移住西拉克社 (Slaq)
頂定·巴顏 Tingting Payan	1965 年生 Mrqwang	秀巒村芝生毛臺古道 2021.4.24、2021.5.20	李埔部落 (Libu') 1920 年代移住錦屏村那羅部落 (Naro')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 **My Grandfather's Tapung Incident: The Interplay of Oral History and Lmuhuw Songs by the Seniors in Jianshi Township**

Liu Shu Chin Li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The Tapung War refers to a series of wars between August 1911 and September 1913 when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occupied Rgyax Tapung and its surrounding mountainous areas.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incident for the 'Tayal people in Jianshi Township? In 2020, I conduct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ten seniors under the theme "My Grandfather's Rgyax Tapung Incident" to explore their perspectives. It was found that they defined this incident as a "war."

Drawing on Raymond Williams' concept of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feelings of war trauma experienced by the 'Tayal people and present their subjective historical views on the incident. The paper will elucidate: (1) the interviewees, research objectives, and methodology; (2) the Rgyax Tapung Incident in oral history, including the causes, process, resolution, and aftermath, as well as an analysis of memory anchors, semantic features, and body language; and (3) the contemporary reflections of the

\*\* Date of Submission: December 25, 2022

Accepted Date: June 14, 2023

community, introducing the key points conveyed through Lmuhuw songs and explaining the value of this form of expressi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genous peoples deserves attention.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framework for the mutual interpretation of oral history and Lmuhuw songs and accumulates the memory texts of Jianshi Township. Accordingly, it reveals that oral tradition preserves the 'Tayal people's perspectives on resistance, limited points of views, and traumatic memories. The purpose of this dialogue includes comforting ancestral spirits and educating future generations.

Keywords: The Barrier of Defense Lines, Collective Memory, Structure of Feeling, 'Tayal , Oral Tradition